“2024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

光影为媒，展现乡村振兴新气象

□本报记者 李雪昆

秋风送爽，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活动，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电影节今年迎来了新的变化——更名为“2024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这一转变，不仅是名称上的调整，更是对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深化与拓展。

自2018年设立以来，中国农民丰收节已成为亿万农民共庆丰年、分享喜悦的重要时刻。将乡村电影周纳入其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与满足，这不仅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是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响应。通过电影这一大众文化形式，乡村电影周搭建起了连接城乡的桥梁，让更多人关注农村、热爱农村、投资农村。正如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宁启文9月23日在“2024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开幕仪式上所言，乡村电影周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举措和抓手，今年将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强化媒体宣推，创新惠农实践，突出展现乡村全面振兴新气象，促进乡村文化资源活化应用，为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增光添彩，向新中国75周年华诞献礼。

广袤的乡村为“三农”题材影视作品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 资料图片

农民群众唱主角

如果把农村题材电影比作大厦和大海的话，每一个为农村题材电影付出智慧和努力的人就是一棵树、一条溪流，因为有了大家的共同付出，才有了农村题材电影的“大厦之成、大海之阔”。连续3年入选“中国电影大事记”，全网关注量突破15.6亿大关……这些数字背后，是社会各界对活动的高度认可和农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农民电影节（乡村电影周）的举办，对提升农民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年年岁岁总相似，岁岁年年各不同。今年乡村电影周将主会场设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变的是称号，不变的是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特色，坚持用电影为农民服务，为人民抒怀。我们看到，乡村电影周不仅是一次影视盛宴，更是乡村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

乡村电影周的举办，让农民群众成为文化的主角，他们的生活故事和乡村的美好景象通过影视作品得以呈现。这种形式不仅让农民群众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也加深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同时，活动中还推荐了众多贴近农民生活、富有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催生了一批反映乡村振兴的优秀电影剧本，充分体现了电影与乡村生活的紧密结合。

农文旅多元共融

选择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作为主会场，同样有着特殊的意义。颍上县不仅有着“华夏第一相”管仲的传奇故事，还有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千古名言流传至今。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为乡村电影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从展现乡村新气象的影视作品，到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际行动，再到为农民群众提供科技知识和文化享受的各种活动，此次电影周不仅提升了乡村的文化内涵，还促进了产业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了重要力量。”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范宗钗在启动仪式的发言中表示，在中国广袤的乡村，悠久的农耕历史、博大灿烂的文明、各地风格迥异的社会形态，以及庞大的人口数量，为“三农”题材影视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电影周以影视文化为纽带，连接起了政策、资源和民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让优秀影片融入生活，让感人故事在大地生根，乡村电影周正成为全国乡村文化新的IP。在乡村电影周期间，活动各有侧重且用意颇深。“乡村电影之夜”以文艺节目和电影元素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出欢庆丰收的喜庆氛围，增强农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庆丰收 迎华诞”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则侧重于将优秀影片送进乡村，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电影乐趣的同时，通过影片传递科技知识和文化精粹。《开山人》《我本是高山》等10部“2024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荣誉影片的发布，不仅是对农村题材影视创作的鼓励和推动，也是让更多人见证乡村发展成就的窗口，将有效助力和改善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培育农村电影新业态，提升乡村振兴的软实力，让更多人感受到乡村的美丽与变革。

当然，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创新始终是不竭的动力。也正因此，此次乡村电影周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电影放映，还融入了“云上颍上”农产品大集等多种形式，不仅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深度体验当地文化底蕴的机会，更是作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让农民群众在参与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

这些创新的活动形式，有效提升了农民群众的参与感，不仅为农民群众带来了视听盛宴，还搭建了文化交流和产业合作的平台，通过展现乡村新气象，促进文化资源活化利用，为乡村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乡村发展新动力

观察近年来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在乡村电影周启动仪式上所言，小切口见大主题，以点带面，剧情片、喜剧片、悬疑片、爱情片……农村题材越来越多样化。“无论农村还是城市观众，欣赏水平并没有很大差别，只要是好故事，大家就爱看。”

尽管乡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农村电影市场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基础设施的不足、影片供给的单一化以及观影习惯的转变，都是当前农村电影市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电影周期间应运而生的“乡村影视文化振兴计划（金穗计划）”得到行业普遍关注，其意在通过一系列举措，改善农村电影市场，激发乡村电影的新活力。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需要用影视作品的方式来讲述、去传播。”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密宏介绍，“乡村影视文化振兴计划”旨在汇聚行业力量、构建合作共识，通过资金扶持和项目引领，推动乡村影视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而今年电影周开幕晚会上正式发布的第一批20部“优秀农村电影剧本征集计划”入围作品，以及《旱塬》《青塘》等4部重点扶持的农村题材电影，正是“乡村影视文化振兴计划”的生动实践。

通过此次乡村电影周的举行，参与其中的人们愈发感受到，乡村电影周不仅是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推手；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也是一次深刻的乡村现实解读。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农村题材电影，乡村电影周反映了农村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深刻变化，带动了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促进了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更成为展示乡村振兴成果、交流经验、引领风尚的重要窗口，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

少数民族电影：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本报记者 任彦宾

少数民族电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有着丰富历史积淀，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电影在继承传统中大胆突破，不断探索市场化途径，在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中不断创新，主要创作的代表影片有《十八洞村》《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歌声的翅膀》《冈仁波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其中有些电影市场表现也较好，像电影《十八洞村》《冈仁波齐》的票房都突破了亿元。这一时期，新疆题材电影在少数民族电影中表现较为突出，电影《生死罗布泊》《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相继荣获5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22年国庆档上映的电影《平凡英雄》不仅有较好的口碑，票房也超过2亿元，为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提供了借鉴。

回顾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历史，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来看，当前还是呈现出“投资少、数量少、影响小”的现状，处在“边缘化”“小众化”的地位，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一是题材类型创新不足，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电影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质量也不高，在题材把握和挖掘上不够深入，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不少作品题材雷同。有些影片存在着“图解政策”的刻板叙事以及“原生态电影”猎奇叙事，忽略了要以内容制胜这一法宝，缺乏故事情节和戏剧张力，叙事节奏缓慢，情节简单俗套，人物形象单薄，电影语言表达落后于现代的要求，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很难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很难符合市场的需求。

二是投融资渠道少，融资困难。当前少数民族电影创作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困难。目前大多数少数民族电影主要靠地方政府的投资来勉强支撑，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三是电影人才比较短缺，不仅缺乏少数民族本土的电影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而且更缺乏营销、策划、市场发行等人才。

因此，推动少数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性和紧迫性。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为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发展指明了方向。少数民族电影要自觉承担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按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重要理念开展创作生产，避免沉溺于单一的民族叙事，或受“民族身份”的局限，就民族表现民族，空泛地表现民族要素和人文景观。在话语表达上，也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族群间的对话交流，应走向更加开放、更加现代的“共同体叙事”。

这种叙事理念要求，少数民族电影在叙事层面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自觉主动地对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进行凝聚和融合，呈现多民族的互动交融生活和多维空间的平等对话；在讲故事中要围绕塑造人物形象这一重要任务，始终关注人物命运，深入挖掘人物精神内涵，展现真实的人性人心人情，与观众产生共情共鸣，以真挚的情感超越民族、信仰、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共同的人情人性增强电影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着力推进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少数民族电影应不断适应和探索电影市场化的途径，以工业化制作模式，借助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和商业化的营销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市场化生存。创作上深入少数民族生活现实，努力挖掘我国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增强叙事内容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在表现其独特的人文风俗的同时，深度发掘少数民族的精神内涵。制作上考虑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语境，积极借鉴国内成熟商业片的表现手法，在视听元素上多下功夫，找到与现代观众相通的语言，回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表达方式上，激发观众的观影兴趣，引发不同民族观众的情感共鸣。鼓励倡导电影市场分层的战略思考，将创作分为主流电影、类型化电影和艺术类电影，在拍摄创作时就定位市场受众和宣发目标，针对不同的观众，细分市场，明确定位，利用不同营销媒介和策略吸引消费者进影院观影。比如，艺术电影小成本小制作，追求美誉度；宏大主题类题材，加大各方面投入，做成头部新主流影片。还要增强宣传发行意识，加大宣发费用投入，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拓宽发行渠道，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电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搭建全方位多渠道扶持平台。融资困难是制约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主要因素，行业主管部门应考虑制定出一套相对稳定并有利于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政策，从融资补贴、生产制作、发行管理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尤其是对于重点少数民族电影，在开始拍摄时就要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另外，可以建立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生产社会融资平台，在国家电影专项资金中专门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生产，多措施并举解决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资金短缺的困境。同时，由政府搭建平台，组织发行方、院线方一起为少数民族电影在投拍前研讨论证、找准市场定位，避免地域制约和艺术水平上的缺陷。在推广发行上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少数民族电影展，在院线放映时提供专门的窗口，大力拓展它们的发展空间，使其能够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得到观众的认同和市场的接纳。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和组织国内外有实力的影视企业参与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充足的人才和庞大的营销网，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电影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以便让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加大电影人才培养力度。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必须在培养人才上多下功夫。要发掘培养一批优秀少数民族青年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等，加强规范引导，帮助青年电影人才健康成长。同时，进一步制定激励奖励政策，用好的待遇和好的机制留住电影人才。要进一步搭建平台，为其提供更多的培训、影展、辅导和体验生活的机会。积极邀请国家电影局剧本中心、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专家讲学，开办讲座，培训少数民族电影编剧和导演人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了无数的国内外剧组前来拍摄，这些地区应该利用这一先天的有利条件，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影片的创作拍摄，学习外来剧组的先进机制和艺术表现手法，培养和带动一批少数民族本土的主创人员，不断提高创作生产水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电影学院开办少数民族专班，定向为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优秀的电影专业人才，解决少数民族电影人才短缺问题，起到很好效果。这个办法还可以继续使用。

影·评

《野孩子》：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新探索

□晓筠

作为2024年中秋档唯一一部票房破亿的新片，电影《野孩子》以遥遥领先之势赢得中秋档票房冠军。该片取材自真实案件，聚焦“事实孤儿”（指父母至少有一方健在，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儿童）特殊群体，讲述了20岁的马亮和8岁的轩轩一段窘迫但温暖的人生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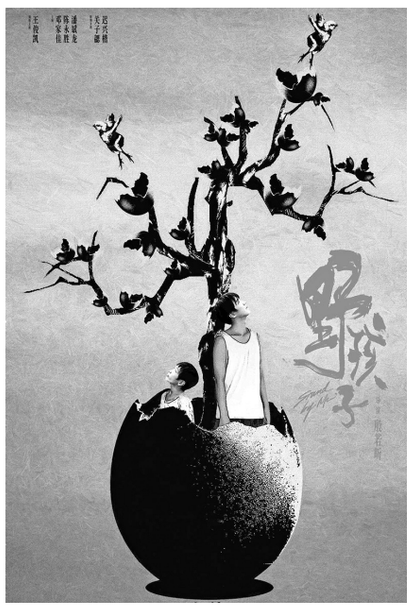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亲爱的》《我不是药神》《八角笼中》等取材自社会事件的影片凭借现实事件和原型人物的真实力量，以及观众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切，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同时，也有部分同类影片因过度煽情、类型化痕迹重等问题受到诟病。《野孩子》独辟蹊径，采用舒缓的叙事节奏和诗意浪漫的视听语言，为影片带来清新之感，其深入挖掘真实事件下的个体经验和心理轨迹，体现出包含重视、尊重和关爱在内的人文关怀。

较为珍贵的是，《野孩子》在着重刻画两位遭遇父母遗弃的孩子相依为命、共同生活的日常细节中，敏感地捕捉到其情感起伏变化背后的亲情需求和内心动因。在影片前半段，视角始终围绕着两位主人公，不疾不徐地铺陈出两人从初识、熟悉到相伴不离的过程，在这种波澜不惊、看似琐碎的情节下，涌动着两个同样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以及在建立起类似亲情关系过程中的试探与拉扯。影片中，马亮带着轩轩在文叔势力的收编和驱逐下东躲西藏，后来在一处废弃的房屋内觅得安身之所。这种在一个“家”的屋檐下发展出的似兄似父的亲密关系，其中虽然有着因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而产生的刺痛，但最终在彼此的爱与依赖、关心与陪伴下逐步稳固。已经成年的马亮疼惜与自己经历相似的轩轩，不仅不允许他像自己一样偷窃，还模仿父母养育孩子的样子爱护他，更是在“妈妈和哥哥只能选一个”的问题中，透露出更深层的情感纠葛与羁绊。这种看似特殊且不可思议的人物关系，令观众在深入两个人物的个体经历和情感体验后，发出喟叹并随之释然。

影片中，马亮的背影令人印象深刻：轩轩小跑着跟随他时的背影、在餐馆吃完霸王餐抱起昏倒的轩轩逃走时的背影、在诊所因交不起诊疗费背起轩轩就跑时的背影……观众也跟随着他跌跌撞撞的背影、起起伏伏的命运一直悬着心，不知他俩最终去往何处。

影片结局，马亮为了不让轩轩重蹈覆辙，想方设法将其送进学校开始正常生活，他自己则奔跑到江边停下脚步，这时出现的江边白鹭的恬静画面犹如惊鸿一瞥，为影片绘上一笔写意色彩。纵观影片，这样的写意段落俯拾皆是，比如马亮与轩轩在穷街陋巷肆意飞奔时，抬头看到自由翱翔的鸽子；马亮深夜照顾生病的轩轩入睡时，抬头看见漫天绽放的烟花等，影片通过隐喻和抒情性表达，体现出富有感染力的人文关怀。

片尾，在轩轩走入课堂的场景里，学生集体诵读古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具象化地将影片主角虽然弱小但坚韧不屈、渴望绽放的精神状态精准描摹，顽强地展现出生命的尊严与力量。

当然，影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全片叙事节奏和情节流畅度的整体把握尚有待加强；又如在影片彩蛋中周佼警官对大毛经历的补充，如果能巧妙地融入主体叙事中，则能更好地塑造大毛的悲剧人物形象；再如影片的置景、妆造艺术质感有余，但生活实感不足等。

现实主义始终关注和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现实主义电影传统美学是中国电影早期就产生并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近年来结合类型片创作备受观众关注和喜爱。综观《野孩子》，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和不落窠臼的新探索给予电影行业和创作者以启迪。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在题材内容、叙事策略等方面，还是在影像风格、内涵气质等方面，勇于探索与创新始终都是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